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二十二回 賈寶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說再造天

卻說上回書中，說到焙茗中了一箭，忽然變了個木偶，當此文明開化時代，我做書的忽然說了這麼一句荒唐話，記不是自甘野蠻，被看官們唾罵麼！不知此中原有個道理，是我做書人的隱意，故意留下這一段話，令看官們下個心思想想。誰知我這書還沒有脫稿，就有一位「鏡我先生」見了，把作書人這個隱意，一語道破。他還說等我這部書脫稿之後，同我加批呢。看官們如果想不出這個隱意，且等著看我先生的批罷。閑話少提。且說寶玉既失了馬匹，又沒了焙茗，雖然嚇走了那一班強盜，只得自己背了皮匣，信步而行。遠遠望見一座牌坊，牌坊上發出了好些祥瑞氣，便只管向前行去。走到那牌坊底下，天已大亮多時，向上一望，只見上面寫著「文明境界」四個大字。不覺暗想道：怪道近來的口頭禪，動不動說什麼「文明」、「野蠻」，原來有個「文明境界」的。但不知這境界裡面文明是什麼樣子，我僥倖到了這裡，倒要進去看看呢！想罷，便步了進去，回頭望那坊土面的額，卻是「孔道」兩個大字，暗想：這「孔道」兩個字，大約就是「大路」的意思了。想猶未了，只見邊來一個人，生得方面大耳，神采飛揚，八字黑須，英姿爽颯，迎著寶玉一揖道：「貴客遠來不易。」寶玉連忙還禮道：「失路之人。偶然到。此不知貴境裡面，可容瞻仰？」那人道：「敝境甚是寬大，但能遵守文明規制的，來者不拒。貴客既來此，就請先到敝館小歇。」說罷，就引寶玉前行。

不多幾步，走到一所大房子門前，門楣上掛著個橫額，上頭寫著「入境第一旅館。」那人便讓寶玉到裡面客座裡去。寶玉放下皮匣，分賓坐下。彼此展問姓氏，方知那姓老，表字少年。童子送上茶來。寶玉接杯在手看時，卻是不杯白水，放到唇邊呷了一口，覺得茶香馥鬱，心中暗暗稱奇，舉目看那客座，只見收拾得異常清潔。一杯茶罷，老少年又讓寶玉另到一間房裡去坐。這房裡與客座又不相同，雖然四壁粉壁潔淨，卻是一無陳設，只當中擺了幾把椅子。坐了一會，忽然旁邊一扇小門開處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卻是個蒼髯老者，對老少年道：「這位貴客性質晶瑩，不過腸胃間有點不淨。這是飲食上未加考究之過，住上幾天就好了。」老少年大喜，便讓寶玉仍到客座裡去。寶玉便問：「這位老者何人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此是敝境的醫生。方才所坐的房，是驗性質房。凡境外初來之人，皆由我招接到這裡，陪到驗性質房，醫生在隔房用測驗寶鏡驗過。倘是性質文明的，便招留在此；若驗得性質帶點野蠻，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質所去，等醫生把他性質改良了，再行招待。內中也有野蠻透頂，不能改良的，便仍送他到境外去。方才醫生驗得閣下性質晶瑩，此是外來之客，萬中數得一個的。足見閣下是文明隊中人。向來在外面總是『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』的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弟愚昧無知，有何文明之足道？但向來聞得性質是無形之物，要考驗性質，當在平日居心行事中留心體察，何以能用鏡測驗？並且性質又何以能改良？改良性質又有何妙法？貴境既有此法，何不到處世人都改良呢？」老少年歎道：「談何容易！此時世人性質，多半是野蠻透頂，不能改良的，雖有善法，亦無如之何，只有待其自死。至於性質尚能改良之人，即不必我去同他改，他自己也會到此求改的。所以我們也無煩多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性質是無形之物，如何可以測驗？還求指教。」老少年道：「科李昌（發）明之後，何事何物不可測驗！既如空氣之中，細細測驗起來，中藏萬有。野蠻半開通之流，動輒以空氣二字，一總包括在內，如何使得？倘謂無形，不能測驗，何以歐美聲孝家，尚能測出聲浪來？不過聲孝雖然測出聲浪，必設法使眼能看見。即以測驗性質而論，係用一鏡，隔著此鏡，窺測人身，則肉內筋骨一切不見，獨見其性質。性質是文明的，便晶瑩如冰雪；是野蠻的，便渾如煙霧。視其煙霧之濃淡，以別其野蠻之深淺。其有濃黑如墨的，便是不能改良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此鏡真是奇制，非獨見所未見，亦且聞所未聞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也是先由理想發出來。古人小說多半是載神鬼之類，每每談及善惡，謂善人頂上有紅光數尺，惡人頂上有黑氣圍繞。又說人有旺氣，有衰氣，人不能見，惟鬼神可見，當日著書之人，又不曾親身做過鬼，如何知道？不過是個理想而已，既有此理想，便能見諸實行。所以敝境醫孝博士，瘁盡心力，制戶此鏡。」寶玉不覺點頭嘆服。正在說話時，忽聽得有人高聲說道：「辰正一刻。」寶玉抬頭看時，只見牆角上站著一個人，穿的是古代衣冠，雙手捧著一個牌子，牌子上面寫著「辰正一刻」四個大字。那雙眼睛望著自己，似笑非笑。寶玉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：剛才倒不曾留神看見他。要待起身招呼時，又見他要動不動的樣子，不覺望著他出神。不一會，只見那「辰正一刻」四個大字底下，又現出「一分」兩個小字來，不覺又是暗暗稱奇。老少年已經覺得，笑對寶玉道：「這是『司時器』，就同那歐美鐘表一般，按時報出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鐘表已是巧制，這個更巧不可階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鐘表雖是巧制，無奈他記號不同。我們本是從子至亥的十二個時辰為一晝夜，化卻以二十個點鐘為一晝夜。那鐘面記號又只有十二點，要記起時候來，必要分個上午、下午，記不費事？譬如此刻是辰正一刻，要照鐘表說起來，是八點一刻。當面問候，還可以鬧得清楚，要是記事，必要加『上午』兩個字，不然弄差了，就要錯到戌正一刻去。非但麻煩，我們又何必捨己從人呢？」說罷，在身邊取出一個表來，遞給寶玉看。寶玉接在手裡，見只有銅錢般大，當中現一個「辰」字，左邊是「正一刻」三個字，右邊是「三分」兩個字。寶玉再看那司時器時，卻也變了「三分」兩個未了。看罷，交還老少年，歎賞不置。

童子過來請用早點，老少年便讓寶玉。寶玉此時正在肚中饑餓，也不推讓，一同到了膳房。童子送上一杯茶，寶玉看時，仍是同清水一般，不過稍為稠了點。另有一種和甘之味，不覺一口一口的呷完了。說也奇怪，只吃了這一杯東西，那肚子也就餓了。

童子來請示新到客人的住房，老少年道：「就在第一號房罷。」童子聽說去了。老少年引寶玉到第一號房去。只見自己的皮匣，已經送進來了。陳設精雅，沒有絲毫富貴氣象，也沒有半點樸陋氣象。現成的牀帳被褥，書桌上文房四寶，件件俱全；旁邊還一架書，書架之旁，擺著一把醉翁椅，那一邊便是一排椅子。角子上也有一個司時器，卻是一個童子，雪白肥團的，笑容可掬，雙手捧了個捲書式的牌子，頂在頭上。恰是辰正二刻，那童子便報了出來，猶如人說話一般。寶玉道：「這個聲音，想同那留聲機器一樣做法的。」老少年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留聲機器，那裡有這種清楚字音，他那個是相磨成聲的，這個是按著人肺管的呼吸，用軟皮做成放在裡面，另裝一副扇風機器，到了時候，機杼一開，扇風扇動皮管翕張成聲的。如果晚上睡時，嫌他報的討厭，這左耳裡面有個機關，拔轉了他，自然不報。明日要他報，便依舊拔過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拔給寶玉看。寶玉道：「這真是巧奪天工了。」

說話時，忽然一陣清香撲鼻。寶玉回過頭來一看，只見當中一張小圓桌子上面，放著一盆綠萼梅花，寶玉不覺大詫道：「此刻正是五月裡，那裡來的梅花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不奇。敝境內有四個公園，分著春夏秋冬四季。那公園除供人遊玩之外，並准人賣花。所以四時花開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敝境化孝博士，能製造天氣。譬如此刻是初夏，那春夏秋冬三個公園的的天氣，都是制成的。等過夏天，交到秋天，這夏公園又製造起來。」寶玉歎道：「不說這製造天氣是個奇技了，只是未曾製造之前，如可發此奇想，也就虧他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還是百年前的遺制。只因一百多年之前，敝境科孝才萌芽，境內百姓大半窮苦，遇了一年棉花失收，偏是到了冬天，異常寒冷，雖有善堂善士，籌備冬賑，爭奈棉花沒有買處，也是枉然。那時一位化孝博士，姓華名興，字必振，便倡議說：『與其人人而濟之，不如設去使天氣不寒，記不更妙？』當時人人都嗤他謬妄。誰知他一言既出，便欲實行。使人駕起數十百個氣球，分向空中，施放硝磺之類，驅除寒氣；又用數十百座大爐，蒸出暖氣，散佈四方，居然醞釀得同春深天氣一般，草木也萌動起來。一時窮民大喜。雖然不能遍及境內，然而縱橫三百里之內，竟然不知道這一年有冬天。這位華必振辦了這一回事，可是把他的一份絕大家財，也散盡在裡面了。後來政府裡知道他有這個絕技，便由政府出費，叫他再為精研。他慢慢的便研究出這製造四時天氣的法子來，並且費也減輕了。到了此時，敝境內是民殷國富，本來用不著這個法子了，因為不忍埋沒了他的功勞，所以用他的遺法，每一區地方，按著四時，做了田個公園，公園之中，就立了他的石像。幾時高興，我可以奉陪去逛逛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真可謂與天地爭功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本來當時的人，就送了這位華先生一雅號，叫做『再造天』。」此刻遊園士女，

瞻禮遺像，都不肯提名道姓的，都稱說是『再造天遺像』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三個字，華先生也當之無愧了。我本要到自由村去，不意起了個登泰山瞻孔林之念。就無意中碰到這裡來，大開眼界，分東西南北中五大部。每部統轄四十萬叵，每叵用一個字作符識。從一至十萬，編成號數。那作符號的字，中央是『禮、樂、文、章』四十字；東方是『仁、義、禮、智』四個字；南方是『友、慈、恭、信』四個字；西方是『剛、強、勇、毅』四個字；北方是『忠、孝、廉、節』四個字。現在這裡，便是強字第一百叵，我們省稱，只叫『強一百。』就是閣下說要到自由村，這自由村也是這裡的一個村名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舍親到自由村時，說自由村離北京長新店不遠，怎麼卻在這裡？」老少年驚道：「除了這裡，那裡還有個自由村呢？」寶玉在皮匣裡取出薛蟠的信，給老少年看。老少年看了大驚。

不知驚的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